

1426

1019

斐

然

集

二十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謄錄監生臣王鉞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二十九

宋 胡寅 撰

中書門下省試館職策問

蓋聞士之處世稱于家者其德當周于一家聞于鄉者其賢當蓋於一鄉今有以事舉言揚達乎天子之聽而咨詢之於禁省則必其遠大之識宏達之謀固不可以小言片善取也敢問今天下之吏員數衆多流品雜出

有司無缺以處之欲置而不恤歟則下有失職之歎將使人得其欲歟則聞為民設官而不聞十羊九牧以殘之也天下之兵分統既久欲因而不革歟則末大必折古人之戒欲有所變制歟則乘塞者以力寡為言分閫者以不專為患固難于改作也天下之材調度既廣欲取于民歟則利源已竭民力已困取之不已露根可畏也欲輕徭薄賦以休息百姓歟則環數十萬之師荷戈被甲以捍寇敵不可一日而無食有功而不賞不取於

民安所從出哉是三者皆當今之急務學士大夫究心於兩說之間謀其利不蹈其害而未知其術渴佇崇論願茂明之將以告于上焉

零陵郡學策問

問匠必以規矩為法射必以正鵠為志學必以聖人為師孟子非親見聖人者其言曰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則能以聖人為師不必親見聖人也仲尼道大而德全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之故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

成名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今學仲尼者將由其一言一行乎抑將從其大體乎從其大體非生知上智必有所不能由其一言一行則枝流派別何以會于有極是皆學之所甚難也敢問孟子學孔子之要安在其所以為亞聖而於孔子有未及焉何故後之學者其必循孟子所以學而學之歟其亦謂入德之門不一書紳請事皆可以進於道歟諸君師孔孟子千數百歲之上當知規矩正鵠之所在願與聞之以警不敏

問聖人之道必有傳受然後不墜於世堯之所以命舜者舜亦以命禹孟子沂流窮源推其所傳受以湯文孔子太公伊尹之流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蓋以是為在已也敢問見聞而知之者果何事歟由孟子而上何為而得其傳由孟子而下其有傳耶其無傳耶如失其傳則自秦漢以來為道者衆矣其皆謬於聖人而無所折衷耶若曰在則人亡則書求之經可也彼親炙乎聖人者猶有好勇貨殖短喪學稼聚斂色莊之鄙而況誦

空言者耶然則學聖人而不知其所傳之事雖緝詞數
萬讀書五車未免乎實行也諸君皆願學孔子者于此
豈無所志竊幸聞之

問善學者必適時務學而不造時務是腐儒而已耳今
有人知盈虛善斂散取民而不害民足國而不害國可
謂通財賦者矣若冉求是也其自言曰方六七十如五
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今有人戰必克攻必取據城
則人不敢犯對陣則敵不敢遏可謂曉軍事者矣若季

路是也其自言曰千乘之國加之以師旅由也為之可使有勇嗚呼其適時務者乎彼曾點之言志異此之撰乃特在乎莫春之遊詠歌之樂而已此與撫時玩景朋羣嬉遊者亦何辨其視由求功效之及物者絕不侔矣夫子乃喟然歎而許與之陋彼二子者無稱道焉聖人生於周衰列國並爭之時其教人取才固將以有用為急也而不適時務乃如此無亦迂濶為世笑耶然仲尼所去取萬世信之求其說而不得今舉以問

問儒衣冠者皆言學學未易知也孔子之自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其稱人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而未始言其所學者何事後世之稱好學者或異於是挾策讀書博習乎詞藝之末務以悅人之耳目而取世資故論明經者以拾青紫為志稱稽古者以得車馬為榮自聖人觀之必謂之未始學矣今將捐記誦詞藝之習而求聖賢之所學則當得其門而入必有事焉豈非吾徒之急務

乎二三子蓋以聖人為師而好回也之所好者矣請問其目

問論人物者必以功烈著乎世利澤加乎民為大丈夫之能事雖居仁由義有致君竟舜之術而窮不得施亦何用矣昔者管夷吾相齊尊戴宗周攘斥夷狄不以兵車之力而九合諸侯威令加乎四海使斯人無左衽之患仲尼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嗚呼盛哉彼子路一學者耳好勇行行無保身之智率爾而對無為國之禮為

季氏宰取具臣之譏不知以正名為先蒙野哉之誦動輒得罪於聖人其賢於管仲者未聞也使今學者尚友千載而擇所從必以管仲比身而仲父自許矣然而曾西乃畏仲由而艱然陋管仲孟子取其說以拒公孫丑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夫聖賢之志尚去取乃如此敢問其所以然者

問學莫要於求仁而仁之為道難言也孔門問此者衆矣聖人亦語以為仁之方而已未嘗指名何者為仁也

韓退之乃以博愛盡之是特聖人所以答樊遲者不足以盡也然自是而後言仁者舍愛則無以命仁吾信其不知夫仁也學而不知仁豈非闕典之甚乎諸君其歷考聖賢之心以要其極而陳其大略

問仁知勇天下之達德也缺一焉不可矣孔門弟子有問仁而無問知勇者獨樊遲一問知而已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莫難知于仁而必問之是何也仁者不憂而君子有終身之憂知者不惑夫子生而

知之矣何待四十而後不惑勇者不懼子路勇矣而告使臨事而懼又何也

問世儒言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予有疑焉蓋由湯至

於文王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
猶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君臣獨無以革之乎由周
至於戰國又百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深使伯夷
之弊猶在則周之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補於世而
獨俟一柳下惠耶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
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
之又何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蓀接輿沮溺之流必
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所為果何益乎以孟子之言考

之三聖人所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彼
為任為清為和一節之至於聖人者其可以為孔子乎
幸推明之

問師者人之模範也模範孰加於孔子矣其作春秋惡
諸侯之僭王自立於其薨也以大夫之禮卒之不與其
為諸侯也而已乃遊乎其間為之臣是何也惡世卿之
僭君自三家受氏之後一譏而不足再三致貶焉不與